

埋名一千八百年的

石头禅院

兴平元年建刹 江南最早古寺

方炳乾 主编

願一切眾生
志得成佛
聖時

南無阿彌陀佛

埋名 1800 年 de

石头禅院

卍

兴平元年建刹

江南最早古寺

方炳乾 主编

前 言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佛灵远乡，或者换一种讲法，叫墙里开花墙外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不少外地儒宿名道寻迹浙江仙居的石头禅院，诸多学术文章散见于相关知名报刊杂志，认定石头禅院建刹于东汉兴平元年（公元 194 年），为江南最早古寺。

2003 年仙居县成立了历史文化研究会，对石头禅院佛教历史文化展开了专题性研讨。得益于浙江省民宗局和省佛协悉心帮助，大量的历史文物得以发现与确认并回归佛门，埋名 1800 年的古刹重现灵秀。

随着石头禅院的芳名远播，海内外投资财团纷至沓来。县委在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中，深入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对浙江所提“贵在坚持，走在前列”的内涵，抓住江南最早古寺这一亮点，以超越的智慧与战略的眼光，拟建中华大“佛”字文化博览园。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6800 亩，预计投资额 60 亿元。中华大“佛”字文化博览园将重现江南最早古寺之华严，建成中国最大药师佛之道场；熔儒释道三教文化于一炉，创中华佛教养生保健胜境之最佳。该项目被列为浙江省“十二五”文化产业重点项目。

中华大“佛”字文化博览园的跨越构想与超前气魄，亦感发了石头禅院佛教历史文化论坛有识之士。30 位专家，历时半年，查阅历史文献 100 余种，累计 1000 余万文字量，写出论文 30 篇，计 15 万字，进一步夯实了江南最早古寺的史证基础。本书仅选部分文章汇编成集，与有缘人见面，旨在抛砖引玉。

中国佛教源远流长，教理教义高深含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佛缘无边，大哲无限。能为佛教作点善举，此乃因缘殊胜，功德无量之事。但局限于编者水平，疏漏瑕疵，在所难免。殷切期待佛界高僧，名儒大德，不吝赐教，以期正理。

编 者

二〇一〇年冬

目 录

(石头禅院佛教文化论坛精萃选编)

- 一、重振石头禅院文化，推进仙居文明复兴·····1
- 二、从古典诗歌视域看石头禅院·····12
- 三、江南第一古寺——石头禅院·····19
- 四、大兴寺几个问题的初探与思考·····33
- 五、建好石头禅院，做好石头文章·····40
- 六、弘扬佛教文化，促进社会和谐·····43
- 七、重建大兴寺应做好“石头禅院”这篇大文章·····53
- 八、大兴寺的历史文化内涵·····60
- 九、关于大兴寺能否称为江南第一古寺的几个问题·····64
- 十、灵秀的石头禅院·····68
- 十一、临济宗七十世性磊禅师与大兴寺·····75
- 十二、江南佛教祖庭——石头禅院·····78
- 十三、埋名一千八百年的石头禅院·····83
- 十四、“风水碑”见证石头禅院·····91
- 十五、从民间卍字窗透析石头禅院·····95
- 十六、浅谈佛教同化·····101
- 十七、仙居历代佛教概况·····108
- 十八、《了凡四训》与仙居应大猷·····121
- 十九、静权法师·····123

重振石头禅院文化 推进仙居文明复兴

沈在秀

热议中的重振石头禅院文化问题，也正是仙居应当如何做大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县域经济格局和品位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可以将重振石头禅院作为基本点，或者说是聚光点，而着眼点则应当是将它普及和惠及全县，推进和加速仙居文明的复兴。

仙居有过骄人的古文明

我们仙居虽属山隅僻壤之县，但在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产业发达，人文荟萃，有过骄人的发展和进步。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横溪镇下汤古村落，是江南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它证明距今5500多年前，我县的先人已开始进入农耕文明。在南北朝时，我们的祖先已掌握并普遍推广修筑陂堰的先进农耕技术，迅速扩大农田自流灌溉和水稻种植面积，粮食产量成倍提高。至北宋，全县人口已超过10万，而当时全国才4600多万人，仙居占到1/460，相当于一个州（府）。这可见我县当时所达到的农耕文明发展程度之高。那时的仙居，几处河谷平原中的横溪、皤滩、白塔、田市、下各等集镇，已是“商贾辐辏”，市场相当繁华。手工业也获得相应发展。陶器生产已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制瓷工艺“炉火纯青”，精湛的秘色青瓷器皿已被列为贡品。石雕已成规模产业，产品闻名遐迩。下各的括苍石

屏远销北国中原，蜚声都城东京，被皇家和宦贵视为瑰宝，先后赢得大文豪梅尧臣、司马光等为之赋诗，赞颂有加。

文化事业与经济产业互动共进。儒、佛、道三教在本县领先于周边地域开展活动，交相融合。道教于东汉桓帝时（147-167），就有名道徐来勒、王远等来仙修炼。仙居当地人蔡经亦已修道于括苍洞天。东汉兴平元年（194）建成的石头禅院，是全台州乃至全浙江省最早的佛教活动平台。与此同时，全国著名道教祖师左慈、葛玄亦接踵入仙修炼传道。随后，唐代有灌顶，宋代则有雪岩、行机等国内高僧至县传经讲法。至于儒家亦称儒教，更为历代统治者所倡导，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早已在佛、道二教之前，在仙居开展得更为广泛而深入。到明代，作为儒、佛、道三教活动平台的塾、院、寺、庙、宫、观、庵等，全县已多达 118 所，基本上遍及城乡。

正是由于较早得益于儒、佛、道三教的传播，得益于三教贯通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哺育，造就了仙居璀璨的古文明。在漫长的科举时代，是我们仙居诞生了全台州第一位进士——唐代项斯（今福应街道项斯坑村人）。在宋代，出了一位国史有传，并得到朱熹为之作神道碑文（记一生丰功）的龙图阁直学士吴芾。今官路镇小小的后里吴村，还出过一位左丞相吴坚。更有一位文韬武略，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身的传奇人物陈仁玉。这位“全才”，文以“白衣”受诏为经筵讲官，武以军器监丞，晋升至兵部侍郎。先后撰辑《菌谱》、《游志篇》和编纂《淳 临安志》，均为传世佳作。其中《菌谱》一书被收入《四

库全书》，是当代公认的世界最早的食用菌专著。如果可以设想，世界当时就有类似诺贝尔奖的奖项，那么生物医学类奖项舍仙居陈仁玉，还能是谁？！元代，出了引领一代的画坛巨擘柯九思，其画、诗、书法都被世人称“绝”。北京故宫藏有他的《墨竹》一幅，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外，双庙下翁村出了一位杰出的民间教育家，其劝学名篇《四时读书乐》脍炙人口，在全国传颂至今，是为“绝唱”。至元代以远，全县有4人国家正史有传，共出过进士183人（文进士79、武进士104），仅次于临海，领先于台州其他各县。就是迟至明朝一代，仙居还有23人考取进士，在台州各县仍位于前列。

但是，也不可讳言，自清代以还，我县的固有文明急剧衰落，人文品位大幅下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机构编纂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所载，当代台州人物入典的多达70人，可惜仙居入典的只有张铨、张相麟和陈泽深3人，居台州各县市的末位。又据新编《台州地区志》记述，到1993年，台州有各县籍副省（军）以上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17人，仙居无一人；有国家两院院士13人，亦难觅仙居故乡人的身影。最近据说，近年台州籍两院院士已增加到23人，我们仙居人还是榜上无名。

石头禅院有过强大的文化辐射力

纵观我们仙居的历史文明，呈现着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石头禅院兴盛，则仙居兴盛；石头禅院寂沉，则仙居寂沉。小小石头禅院“佛光”四射，曾经有过强大的文化影响力。由于过去欠缺对历史的考古

发掘和研究，目前要以文献和文物来作证和支撑这个论点，暂时还有困难，似乎难免苍白无力。但是，即使如此，只要从我县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来把握，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可以引以为证的蛛丝马迹。

首先，仙居提早建县，石头禅院立下了头功。仙居单独建县的时间仅次于临海、天台，比黄岩、温岭等台属其他各县都要早得多。西晋太康元年（280）建立的始丰县境域，含今天的仙居和天台两县，当时的行政中心在北部，即今天的天台县城一带。因为仙居山水神秀，对宗教人士有很大的吸引力。石头禅院比始丰县也要早 86 年建立，比天台国清寺要早 381 年。道教活动进入仙居，亦比进入天台要早得多。仙居是始于公元 147—167 年间，天台最早是由名道葛玄于三国吴赤乌元年（238），才在桐柏山建桐柏宫布道。其实，也是这一年葛玄同时亦在仙居括苍山麓建有道院纯熙观，至今“丹井”犹存。而此时葛玄的从师左慈早已在仙居修炼多时。从这个实情说来，仙居本该是真正的“佛宗道源”。这样一来，当时的施政中心虽在北面天台，但是以儒、佛、道三教汇成的传统文化重心，显然是在南面仙居，从而促使朝廷决定下诏分治，才于东晋永和三年（347）划出始丰县南区单独建县，名乐安，是为仙居建县之始。因此可以断言，要不是有石头禅院这个佛教活动平台，及其作为聚光点，汇聚儒、佛、道三教而成的强大宗教文化的催生，当然仙居日后总会有一天单独建县，但决不会这样早。不言而喻，县建得早，对推进一个县古文明的建设至关重要。石头禅院这一大功，县人不可忘记。

其次，对县署设在如今的城关镇，石头禅院也是个决定因素。仙居建县之初，如今的城关镇只不过是孟溪边上的一个小村落，人烟稀少，位于光明山北麓，叫金家店。县署设于该村，无非围筑一些泥墙，以为防卫。金家店究竟有多少居民，已无考。但民间却至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小仙居县（城），三间豆腐店；县堂打屁股，全城都听见。”估计当时所谓的县城，只是因陋就简，规模很小。石头禅院要比建县早 153 年，此时早已香火兴盛，信众和游人如过江之鲫。离该院不远的括苍洞一带，亦早有多批名道先后建宫建观，其中特别是仙居首任县令羊忻之胞弟羊愔，亦来仙居修炼。总之，以石头禅院为中心的县东南一壁的宗教活动，已相当兴盛。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建署于今城关镇，虽是当政者权宜之计，但已深受以石头禅院为代表的宗教文化的影响，也是显然的。

然而，就整个仙居所辖的地域而言，理想的行政中心当然是首推田市平原。这是因为这个平原正处县域中心，垆面最大，而且人烟稠密，物产丰盛。故有传说，历史上多次有人建言应建县城于厚仁村。最终说是由当政者通过测称两地的“泥土”，因一斗的泥土城关镇要比厚仁村重出一斤多，才否决了厚仁村建县城的主张。其实，“泥土”无言，孰轻孰重很难说，论文化之“重”，则一个石头禅院在当时就没有谁可与之比肩。

其三，“近水楼台先得月”，石院“佛光”育名人。石头禅院“佛光”四射，周边名人辈出。石头禅院所在地，在明代以前为升平乡。

据新编《仙居县志》记载，明代以前历代本县籍有传入志的 20 人，其中有郭磊卿、吴坚、陈仁玉、张约 4 人，与石头禅院为“同乡”；另有项斯、王一宁二人出生在庆云乡，是石头禅院的“邻居”。两者合计，石头禅院周边产出的有传名人，几乎占全县的 1/3。另外还有不少历史人物虽然无传入志，却也是国家级的栋梁之材。例如，我县历史上出过二位武状元，一位叫胡谦，还有一位叫陈正大，都在宋代，都是石头禅院的“同乡”。而与升平乡相邻的庆云乡，则出过王峻用、王一宁和林应麒三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与石头禅院是“邻居”。其中王峻用、王一宁是父子，同为明初进士，出了父子两进士在当时也是很了不起的。父亲王峻用，累官国子监丞，被朱元璋派遣为驻高丽（今朝鲜、韩国两国）使臣，为一位出色的古代外交官。儿子王一宁，18 岁登进士第，堪称神童。后来入文渊阁，曾主持会试（全国考试进士），升任太子少师，并参赞国家军政核心机要大事。父子俩是杨府村人。林应麒为明代著名谏官，断桥村人。三人距离石头禅院甚近，只有几座小山之隔。

振兴石头禅院文化的浅见

当前，国际国内大资本正转向投资于县域经济，而发展和做大文化创意产业又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为重中之重。从目前我县的情况看来，金椒、诸永两条高速公路已经开通，并在我县交会后，区位优势已从根本上获得改善。这对招商引资，提升我县经济文化的格局和品位，非常有利。复兴仙居文明正当其时。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我们千万不可再有闪失。石头禅院文化这个曾经辉煌过的“辐射源”，更应迎难而上，勇于开拓创新，再度引领仙居文明的复兴。

第一，大力探索石头禅院文化的史迹。石头禅院建得这么早，后又经过宋代重建大兴寺的中兴，历史之悠久确实难能可贵。但是，悠悠 1800 多年过来，岁月无情，雪泥鸿爪难觅，存留下来的史迹太少了。除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该寺遗址发现泥质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和泥质灰陶绳纹、印纹等陶器碎片，证实东汉时确曾建过寺院外，其它的物证、文证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欠缺。不过，这一遗憾也很可能是暂时的。这是因为，石头禅院之早、之兴及其兴衰影响，既属客观的历史存在，就应该产生过不少的文物和文献，通过我们今后的查考和发掘，定会有新的发现。幸运的话，甚至会得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轰动效应，“飞”来意外的惊喜。话还是应该说回来，对于古代史迹的寻探原本就是“大漠找金”、“大海捞针”，决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应眼光远大，从长计议，下决心作“愚公”式的世代努力。

(1) 整理仙居古籍。在清代以远，本县究竟有哪些先贤写过哪些述作，其中有哪些流传至今，有哪些已只见书目的而无存书。要有一定人员负责遍找古籍，遍翻所有古籍，进行拉网式的查找。每有发现，加以逐一登记，然后编制目录，印刷出版，为各有关方面人士提供参阅和研究的方便，也可从中发现与石头禅院直接相关的史料。

(2) 关注县境以外的涉“石”（石头禅院）涉“仙”（仙居）论述。

从历史上看，不少名人虽未亲历仙居，却也为仙居留下了美文佳句。毛主席生前没有到过仙居，却曾在杭州赞美仙居县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啊，好！好！好！”这同本文前已述及的大文豪、北宋宰相司马光远在东京（今开封）赋诗歌颂仙居的石雕工艺括苍石屏，同是一个道理。这一工作，有如俗语所说的“半天（空）把（捉）凤凰”，要比整理古籍难多了。怎么开展应当研究，但决不能疏忽。

(3)继续开展考古发掘。发掘的范围，原先限于石头禅院遗址，今后可以逐步扩到遗址附近区域，看是否会有新的发现。

(4)广泛深入地调查采访民间口碑。对收集到的散落在民间的传说、民谣、顺口溜、小故事，不妨都一一登记，进行甄别整理，为专业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积累资料。也很可能从这一方面找到“一鳞半爪”，甚至是有价值的重大史迹。

天公地道，付出会有回报。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多方面采取措施，并坚持不懈的努力，收获肯定不菲，成果自然丰硕。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筹建“两馆、一组”（仙居县古籍图书馆、仙居县博物馆和石头禅院文化整理研究小组），开展群众性参访和专业性整理研究相结合的文化活动，不断发挥石头禅院文化园区的辐射功能和影响力。

第二，狠抓环境保护，营造超一流的生态旅游观光园。

仙居县被称为“仙人居住的地方”、“天台深幽，雁荡奇崛，仙居兼而有之。”既然全县都被认为是“仙境”，那么我们所要重振的石头禅院文化园区，自当更上一层楼，理应是“仙境中的仙境”。整个园区，

包括自石牛村至摩崖石刻大“佛”字一带；规划范围内的所有村落、寺院、田野和山坡水域，都应在整体规划的指导下，突出一个“绿”字，以“绿”为性命，视“绿”为生机，加大绿化、美化力度，营造出一个超一流的生态旅游观光园区和宗教文化活动的基地。这个超一流的标志应当是：同目前全县顶级生态旅游观光区“神仙居”景区比，森林更加苍郁，空气更加清新，游人更加兴旺，而且低碳排放和零污染。过去，园区所在的石牛渡一段永安溪，碧水一泓，清波鱼跃，传说经常有“贵”鱼跳进船里来。又说，时有龟鳖乘月夜爬上胜景石牛的“牛”背，与石牛为伴，共同“赏月”。故有古人作诗赞石牛：“不助人间百亩田，平堤空有草芊芊。牧童一去不复返，流落江畔伴月眠”，美句至今仍在传颂。可惜的是，现在的永安溪已今非昔比了，“贵”鱼和龟鳖都“福建”（勿见）了，令人不无感慨。人们至盼，通过全县上下齐努力，尽快治理好母亲河的“病”。让我们共同的“母亲”焕发当年的青春活力，再现当年的英姿美色，那该多好！

第三，永葆“石头”的本色和特色。重振石头禅院文化，不能“东施效颦”，跟在人后亦步亦趋，应当走适合自己的路，突出自己的特点和特色。但不管哪里，整体都应是绿化作背景，打“底色”，这倒是共通的。不过，就是以绿化而言，也应尽可能显现与人不同的特色。在万绿丛中，如何点缀好园区内的硬件建筑物，这就大有讲究了，这也是突出石头禅院景区特色的关键所在。这一定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抓好一个“纲”，然后“纲举目张”。

为什么当年的禅院以“石头”为名？看来，这就是“纲”之所在。这里大有“文章”，“馒头”（纲）就应该从这里“发酵”（开张）。“顺其自然”、“天人合一”这是古人的大智慧，也为儒、佛、道三教所共通。仙居大自然中最大的有形物质非山莫属，山又以石头为本为大，再从这个面集中到一个点，将禅院取名“石头”也正是人神照应，最确当和最贴切的了。为什么以仙居、天台为代表的“台州式硬气”这么出名，得到了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赞扬？这就是因为台州特别是仙居、天台的山特别多，是环境的潜移默化，大山对自己儿子呼唤的结果。这也正是对所谓“地灵人杰”的风水观，可以作出的现代版诠释。从这里，又隐约凸显出石头禅院另一个大功：早在1800多年前就以“石头”为本色和特色，引导和指点人们要像石头那样处身立命，坚强、刚毅、冷静、智慧！我们也可以理解仙居历史上出了那么多著名的清官、谏官、忠臣、烈士，产生过吕师囊这个与方腊齐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这同石头禅院的“点化”，关联密切。至于，到目前为止围棋得世界级冠军最多的韩国人李昌镐被誉为“石佛”，其来头是否就有“石头禅院”这个因素，可以存疑待考，不应妄自判非。

重振石头禅院文化，就应当坚持继承和发扬“石头”的本色和特色。所有园区的硬件建筑，应尽可能多采用石头。例如，正、偏殿用石柱、石梁、石墙、石台阶、石地面；石佛像、石基座。殿外林间的亭、阁、碑、道路、小桥的用材，也应多用石头。至于石头本身，则可多种类、多样化，花岗岩、青油石、条形石、鹅卵石、彩石、玉石

均可。适材适用，合理搭配，巧妙组合。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以绿化为主体，以白色为点缀，与园区内已有的石牛村、大石刻“佛”字，更有永安溪畔胜景石牛浑然一体，天上地上都现“蓝天白云”。天地人和，相得益彰。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高度重视。今后，凡是园区内的石头上的文字，无论是碑文、楹联、额匾、命名、题词，或者是路牌、座标，都应该在国内是超一流水平的。因为镌石之文，传之千秋，今天的文字和手迹天长日久以后都成文物；起点越高，日后的文物价值越大，而浅薄粗陋只能示人以笑料。这方面，我县已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牢牢记取。

作者：知名地方志学者，副编审，离休干部；新编《仙居县志》总纂，《万历仙居县志》、《光绪仙居县志》主标注，县首届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治学严谨，著述颇丰：主编与参与编撰各种书籍十四部，计 700 余万字，发表新闻报道和理论文章 110 篇，计 30 余万字；其论著先后计十六次在省级以上获奖

于二〇一〇年三月

从古典诗歌视域看石头禅院

张 峻

石头禅院，宋代称大兴寺，大兴寺旧名大兴院，台州最早的府志《嘉定赤城志》卷第二十九载：“大兴院，在县东十五里，开宝八年建。四峰环绕，前瞰大溪，有巨石屹横流中，状若牛然，故俗号石牛云。”开宝八年，时在北宋初年，即公元975年，时距大兴院前身石头禅院始建年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已有771年历史。关于石头禅院的历史文献，自南宋起，历代府、县志多有记载，可见石头禅院在历史上是一座名闻遐迩的寺院。

古代骚人墨客多喜登山临水，也颇爱栖身或揽胜佛寺，以此感悟人生，调养身心。石头禅院作为佛教名刹，自然也不例外地吸引大批文人墨客登临观览。笔者近年颇留心于乡邦文献中有关题咏石头禅院的古典诗歌，虽一鳞半爪，也惊喜异常，视作吉光片羽，摘之录之。今特就现有的几首诗作，考察作者的创作心态和历史上石头禅院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现存文献中最早题咏大兴寺的是南宋孟大武。

孟大武，生卒年不详，字世公，仙居人，南宋隐逸诗人。工于诗词，以从军得召，授严州司户参军。因生性恬淡，不喜宦途，不久，即托疾归隐。其诗清雅脱俗，颇有格调。如《春日晚望》诗：“屋角风微烟雾霏，柳丝无力杏花肥。朦胧数点斜阳里，应是呢喃燕子归。”孟大武与当时名臣吴芾（仙居田市吴桥人）友善，两人曾有诗作酬唱，

吴芾《湖山集》中有和孟大武诗二首，对于了解孟大武的生平有一定的帮助。诗云：“老大疏慵一腐儒，长年离索与谁俱？杜门有意修黄老，开卷无心诵典谟。不是穿林寻鹤鹿，即来临水伴龟鱼。故人今日如君少，乘兴还能过我无？”“不见风标六岁余，闲中应是乐琴书。逢辰自合膺殊选，遁世何妨且隐居。又爱新诗如沈谢，更听高论似严徐。时来会有腾骧日，未许旁人笑阔疏。”大武诗作所存不多，生平事迹难知其详。在孟大武存世不多的诗作中，有一首题为《大兴院》的七律诗格外引人注目：“松柏回环路屈盘，像堂僧室枕层峦。泉多翠茗临烹便，寺僻红尘欲到难，樵斧斫云春谷暗，渔榔敲月夜溪寒。我来未足登临兴，欲去徘徊更倚栏。”从此诗的诗意看，作者不是匆匆登临观览，而是在大兴寺小住一些时日的，而且归去之日，还流连忘返。全诗写景如画，动静结合，作者悠游佛寺时平和、淡泊、宁静的心态跃然纸上。你看，作者笔下的大兴寺的四周，松柏回环，通向佛寺的山间小径盘曲有致，佛寺内的像堂僧室依山而建。有山，多有泉，泉清，便于登临取之，小住寺中，与僧家一闲煮绿茶，悠悠品赏，岂不是美事一桩？更何况佛寺深处山间，偏僻幽静，不易为红尘之人打扰。午后，也可以随僧家一道手拿樵斧在白云飘渺、清凉幽暗的山谷里砍柴，夜里呢，也还能听到附近村庄村民在月夜里捕鱼时鱼榔叩击渔船的清脆悦耳的声音，有如此清雅脱尘的美景，诗人真想多住几日，怎奈自己毕竟还有一些俗事缠身，总归要回到凡俗红尘的，但离别之日，真有点依依难舍，不禁再倚栏观览一下眼前的美景。